



中国作协创作部 选编
长江文艺出版社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合水渡
沙漠的秘密
一九七九年的爱情

大登殿
叶小灵病史

琴断口

百鸟朝凤

责任人

致无尽关系

向阳坡

莫塔

在天上种玉米

长途

倾国倾城

2009年中国中篇小说精选

中篇小说

09

2009年中国中篇小说精选

中篇小说

中国作协创研部 选编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9 年中国中篇小说精选/中国作协创研部 选编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0.1

ISBN 978-7-5354-4256-7

I. 2… II. 中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81034 号

责任编辑:杜东辉

责任校对:陈 琪

封面设计:徐慧芳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出版: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

开本:700 毫米×1010 毫米 1/16 印张:35 插页:3

版次:2010 年 1 月第 1 版

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599 千字

印数:1—10000 册

定价:38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编选说明

每个年度，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，云蒸霞蔚，气象万千。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，然而，时间的波涛不息，倘若不能及时筛选，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，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湮没的。观诸现今的出版界，除了长篇小说热之外，专题性的、流派性的选本倒也不少，但这种年度性的关于某一文体的庄重的选本，则甚为罕见。也许这与它的市场效益不太丰厚有关。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目的，不计经济上一时之得失，与我部合作，由我部负责编选，由他们负责出版，向社会、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这一套选本，此举实属难能可贵。

这套丛书的选本包括：中篇小说选、短篇小说选、报告文学选、散文选、诗歌选、微型小说选和随笔选七种。每年一套，准备长期坚持下去。

我们的编辑方针是，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，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，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、题材热点、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。同时，我们坚持风格、手法、形式、语言的充分多样化，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，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，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。

我们认为，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、引导、推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，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。除了示范、引导价值，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、资料文献价值、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。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，我们也希望这套选本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。

这套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，雷达同志总负责，具体的分工是：

中篇小说卷由牛玉秋同志负责；

短篇小说卷由胡平同志负责；

报告文学卷由李朝全同志负责；

散文卷由韩小惠同志负责；
诗歌卷由韩作荣同志负责；
微型小说卷由姚雪雪、张越和陈永林同志负责；
随笔卷由李东华同志负责。

中国作协创研部

2009 年中国中篇小说精选

中篇小说·目录

倾国倾城	滕肖澜 (1)
合水渡	杨少衡 (45)
沙漠的秘密	林那北 (82)
一九七九年的爱情	李 唯 (125)
大登殿	叶广芩 (182)
叶小灵病史	乔 叶 (214)
琴断口	方 方 (252)
百鸟朝凤	肖江虹 (297)
责任人	哲 贵 (341)
致无尽关系	孙惠芬 (372)
向阳坡	胡学文 (414)
莫塔	吕 魁 (453)
长途	徐则臣 (492)
在天上种玉米	王 华 (522)

倾国倾城

滕肖澜

庞鹰第一次看见高丽华,是在崔海和蒋莹的婚礼上。她一出现,便把新娘子的风头给抢了去。按说蒋莹也是个美人,在分行里很有些男人缘,但美人与美人也是有区别的——小美人遇上大美人,眉清目秀遇上倾国倾城,高下立分。加上蒋莹已有了三个多月的身孕,脸肿得很,靠厚厚一层粉撑着,浓妆之下,更少了几分灵气,像是木偶娃娃。

庞鹰和苏圆圆夫妇坐一桌。她并不认识新郎新娘,蒋莹调走的时候,她还没毕业。新郎崔海是佟承志的学长,又是苏圆圆父亲的旧下属,因此关系比旁人要亲近些。新郎新娘来敬酒时,苏圆圆向他们介绍庞鹰——“我们科里新来的小同志,××大学毕业。”崔海便笑一笑,说:“哦,高材生,前途无量啊。”庞鹰脸微微一红,还不及说话,崔海已转了话头,问苏圆圆:“老行长最近身体怎么样?”苏圆圆道:“还是老样子,天天吃降压药。”崔海道:“改天我去看他老人家。”苏圆圆笑道:“崔处您现在是新贵,又是新婚,大忙人,怎么好意思劳您的驾?”崔海也笑:“别寻我开心了,你们家承志还比我小两岁呢,都当处长好几年了,我眼看是奔四的人了,好不容易才扶正,眼泪水答答滴,伤心啊!”

崔海的一对双胞胎女儿被老人带着,很乖巧地坐在座位上,穿着花童的衣服。客人们大多是认识她们的,见了便上前逗一逗。两个小女孩长得一模一样,手里各捧着一个洋娃娃,粉妆玉琢似的。

高丽华便是这时出现的。婚礼已进行了一半,杯盘狼藉,好多客人都有些醉了,拿着酒瓶吵吵闹闹,乱得很。高丽华悄无声息地走进来,穿一条白色的束腰

裙,长发披肩,高跟皮鞋踩在地上发出清脆的“叮叮”声。风姿绰约中,还带着些妖气——喧闹的宴会厅一下子安静下来。大家都朝她看。

高丽华径直走到苏圆圆那桌,停下,甜甜地叫了声:“阿姐。”

庞鹰闻到一股浓郁的香气。她鼻子过敏,登时便打了个喷嚏。她朝高丽华看,瞥见她长长的睫毛在眼角处投下剪影,鼻子尖尖翘翘。笑起来有些法令纹,很妩媚的模样。一串玛瑙耳环,垂到颈间。同时,一绺长发也垂了下来,差点落进面前的杯子里。庞鹰连忙把酒杯拿开些。

苏圆圆一怔:“是你?”

高丽华道:“我有个朋友在隔壁厅结婚,刚巧看到阿姐你,过来打个招呼。”苏圆圆哦了一声,随即向佟承志介绍:“老邻居,从小一起长大的——我先生。”高丽华朝佟承志一笑,叫了声“姐夫”。

崔海挽着蒋莹,本已走向下一桌了,却又绕了回来。崔海的目光飞快地在高丽华脸上瞟过——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头颈,再是胸部。倏忽一下,又迅速地收回,无线电波似的。他问苏圆圆:“朋友啊?”苏圆圆嗯了一声。崔海很夸张地叫起来:“哎呀,圆圆的朋友,那是一定要喝一杯的。”

高丽华不待他说完,便在一个空杯里倒满酒,笑吟吟地举起杯,“新郎新娘,白头到老啊!”说着,一饮而尽,“初次见面,我叫高丽华。”她朝崔海微笑。

崔海也把酒一饮而尽,报以微笑,“崔海——‘催命’的‘催’去掉单人旁,‘大海’的‘海’。”高丽华咯咯笑道:“干吗说‘催命’——说‘催促’不就好了嘛。”崔海一拍脑袋,“就是就是。高小姐的语文比我好得多。哈哈!”

苏圆圆瞥见蒋莹在一旁脸色有些难看。

婚礼结束后,苏圆圆夫妇有车,顺路捎庞鹰一段。路上,佟承志问妻子:“什么老邻居,我怎么不晓得?”苏圆圆道:“老房子的邻居,你怎么会晓得?”佟承志道:“不是说一起长大的嘛。”苏圆圆懒洋洋地道:“话是这么说,隔了这么久,早淡了。”说完又加上一句,“她妈以前在我家当保姆的。”

佟承志哦了一声。

过了一会儿,苏圆圆忽道:“崔海前面那个老婆死了还不到半年吧?”佟承志说:“嗯。”苏圆圆道:“升官发财死老婆,中年男人的三大美事,这家伙全摊上了——幸福啊。”佟承志没吭声。苏圆圆侧过身,朝他看,又道:“幸福啊,是不是?”

佟承志把身体坐得直些,干咳两声。与此同时,朝反光镜里的庞鹰看了一眼。有些尴尬。庞鹰察觉了,闭上眼睛,做出很困的样子。

几周后,高丽华调到分行,和苏圆圆、庞鹰一个科室。

高丽华坐靠门的座位。苏圆圆告诉庞鹰——高丽华的这个座位，便是当年蒋莹的。都说靠门的座位最危险，私下里做些小动作，领导进来一下子便发觉了，其实并非如此。看似危险的位置反倒安全，是视觉盲点。那时蒋莹的手机墙纸便是她和崔海的照片，两人勾着脖子，亲嘴。她做得这么张扬，却从没人注意过。最后还是崔海前妻得了胃癌，她大咧咧地在崔海办公室走进走出，做广告似的，大家才晓得了。半年前，崔海前妻病逝，地下情终于修成正果，蒋莹升格为新任崔太太。

“看着吧，”苏圆圆道，“高丽华总有一天，也要走蒋莹的老路——你看着吧。”

苏圆圆说着，朝庞鹰笑笑。

庞鹰坐在座位上，瞥见高丽华那边墙上什么东西闪啊闪的，晃眼得很。庞鹰先是一怔，半晌才看清——她正对着镜子涂睫毛膏。阳光落在镜子上，又反射到墙上，一个亮亮的白点，晃啊晃的。一会儿，高丽华抬起头，两排睫毛像钢针那样齐刷刷的。她拿睫毛夹去夹，小心翼翼地，轻轻举起，轻轻落下，生怕把睫毛夹坏。精细得很。接着是扑粉，拿一把大刷子，向两侧轻扫。颧骨处再点几下胭脂，用手指晕开。庞鹰不晓得化妆原来这么复杂。高丽华从镜子里看见庞鹰的脸，便笑一笑。庞鹰不及避开，有些不好意思，也笑了笑。

高丽华拿到第一个月工资，说要请苏圆圆和庞鹰吃饭。“就在对面的张生记，吃杭州菜——阿姐你说好不好？”苏圆圆道：“别破费了，我们都不讲究这些的。你把钱留着给你妈吧。你妈一把年纪了，还在帮人裁衣服，也作孽兮兮的。”高丽华道：“是我妈让我请你们的，再说又用不了几个钱——阿姐，你把姐夫也叫上。”苏圆圆道：“叫他干什么，又不是一个科的。”高丽华道：“热闹嘛。”

下了班，三人径直来到饭店。佟承志没来，苏圆圆说他晚上有应酬，抽不出空。高丽华订了个小包间，点了菜，又开了瓶红酒。苏圆圆道：“点什么酒呀，就是我们三个女人。”高丽华道：“女人喝点红酒对皮肤好。”苏圆圆看她一眼，笑笑：“怪不得你皮肤这么好。”高丽华道：“我这是天生的，不喝酒也好——阿姐你还记不记得，以前邻居都夸我是小外国人，因为皮肤白，头发又黄。”苏圆圆道：“是吗，我记不清了——不过你小时候头发倒是真的很黄。”高丽华笑道：“所以呀，所以他们才说我是小外国人。”苏圆圆道：“你不要以为头发黄好——外国人头发黄是天生的，中国人头发黄就是营养不良。”

苏圆圆飞快地说完，耸耸肩，做出开玩笑的样子。一会儿，酒菜陆续送上。高丽华举起酒杯，说：“谢谢两位赏光——尤其要谢谢阿姐，没有阿姐为我搭线，

我也进不了行里。”苏圆圆道：“我只是把你的表格送上去，也没帮什么忙。”高丽华道：“那也要谢，要不是阿姐面子大，我就是削尖了脑袋也挤不进来。”

三人碰了杯。高丽华从包里取出烟，问庞鹰：“抽吗？”庞鹰摇头。高丽华便自己点上火，吐了个烟圈，用食指和中指夹着烟，纤纤长长的。

她问庞鹰：“是不是上海人？”庞鹰微微一怔，反问：“怎么，我不像？”高丽华一笑：“不是，只不过你看着挺老实，现在的上海女孩都滑头得很，不像你这么乖。”苏圆圆道：“小庞的父母都是知青，在安徽工作。”高丽华哦了一声，笑笑：“啊——怪不得。”庞鹰被她这声“怪不得”弄得有些不是滋味，便不说话，夹了块螃蟹，低下头剥。

坐了一会儿，庞鹰站起来说要走。“七点半还要上课。”她道。

高丽华有些惊讶：“上课——什么课？”

“高级口译。”庞鹰脆生生地回答。

半小时后，庞鹰匆匆赶到学校。走进去，已经开始上课了。庞鹰朝老师微微欠身，坐到座位上，拿出书和笔记本。

她本不想读补习班的，未必有效果，还要花钱，可没办法，每晚这个时候婶婶都要叫人过来搓麻将，把个十来平方米的亭子间弄得乌烟瘴气。还有表弟，明年考大学，写字台自然是要留给他的。庞鹰只能躺在床上看书——与其这样，倒不如出来上补习班，还清静些。

庞鹰在眼镜上哈了口气，拿镜布擦拭。这副黑框眼镜戴了六七年了，镜片都磨损了，式样也陈旧。黄昊常笑话她戴眼镜像个大妈，看着像老了十几岁——却从不曾想过给她买副新的。有时庞鹰忍不住想提醒他，再一想，还是算了。庞鹰不大在乎这些，况且黄昊也没什么积蓄，每月还要给福建的老母亲寄钱，也不容易。大学时，是黄昊先追的她。庞鹰不像别的女孩，要让男人反反复复求而不得。她没这个心思——她的心思在别的地方。读书时，她年年拿甲等奖学金。周末，别的女孩谈恋爱，她在图书馆温书，一坐就是一天，老僧入定般。黄昊也只有在旁边陪她。朋友们说她这样是辜负了好时光。她嘴上笑笑，心里却不以为然——她的好时光是在将来呢。

下课出来，黄昊等在校门口，远远地朝她招手：“哎，秀才！”

庞鹰走上去，问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黄昊道：“接你呗。”庞鹰道：“也不打个招呼，走岔了怎么办？”黄昊道：“大不了等到天亮，直接上班去。”

庞鹰笑笑。黄昊把手里一个纸袋给她：“喏。”庞鹰打开一看，是条连衣裙。“给我的？”她问。黄昊嘿的一声：“不是给你，难道是给我的？”

庞鹰瞥过裙子上的吊牌，三百九十八元。“发奖金了？”她问。

黄昊道：“不发奖金，就不能给你买衣服？”庞鹰道：“太阳从西边出来了——”话一出口，才觉得不妥，连忙跟着说了声“谢谢”。黄昊问她：“肚子饿不饿？我们去吃夜宵。”庞鹰点了点头。

两人来到路边一家茶餐厅，走进去，点了虾饺和糯米鸡。黄昊把糯米鸡外面那层荷叶撕开，放进庞鹰面前的小碟。庞鹰觉得他今天格外殷勤，便道：“我自己来。”黄昊晓得她不爱吃蛋黄，把糯米鸡里的蛋黄夹掉，“瞧你，脸又小了一圈——是不是又不吃早饭了？”庞鹰道：“有时起晚了，来不及。”黄昊道：“你这样不行，本来就长得瘦，现在就更像个老鼠了。女人不能太瘦，瘦了显得可怜巴巴，不精神。”庞鹰道：“现在流行骨感美，越瘦越美。”黄昊道：“算了吧，什么骨感美，我妈上次看了你的照片，说这个女孩怎么这么瘦啊，可别——”他说到这里，戛然而止，拿杯子喝了口水。

庞鹰知道他后半句是什么。也不说破，挑糯米鸡里的鸡块吃。

过了一会，黄昊忽道：“哎，你那个姓苏的同事，有空请她吃顿饭怎么样，还有她老公。”庞鹰一怔：“干吗？”黄昊道：“她老公以前不是专管员工福利那块嘛，跟他吃顿饭聊聊，看能不能把我们公司的冰柜推销给他——你们分行那么多人，一人发一台，我们公司就能舒服好几年了。”庞鹰又是一怔，一口糯米鸡卡在喉咙里，差点噎住。黄昊没察觉，径直说下去：

“我跟我们领导打了包票的，年前至少销出去两百台。我说，我女朋友的同事是银行行长的女儿，这件事有得搞。我们领导答应给我百分之五的提成——不管怎样，跟这种高干子弟搞好关系总没坏处的，是吧？”

庞鹰不说话。目光瞥过旁边那个装衣服的纸袋，有些没劲。她朝黄昊看。黄昊对她笑。笑容里带着讨好的意味，又给她夹了块虾饺。半晌，庞鹰终是没忍住，霍地站了起来，道：“我先走了——这顿饭我来买单。”

苏圆圆回到家，佟承志躺在床上看报纸。苏圆圆坐下来卸妆。佟承志道：“回来得挺早啊。”苏圆圆道：“吃完就散了，三个女人又没什么好聊的。”佟承志笑笑：“听这话的意思，要是多个男人就有得聊了，是吧？”苏圆圆道：“那是当然——那小女人到底还是不懂事，应该请你一起去的。你是我老公，又帮了她，礼貌上也该叫一声的。”

佟承志道：“帮忙的是你，她叫不叫我也无所谓。”苏圆圆嘿的一声：“要不是她妈跑去我妈那儿哀求，我也犯不上帮这个忙——白白欠了郭副总一个人情。”佟承志道：“人家不是请你吃饭了嘛。”苏圆圆道：“你以为我想吃这个饭——讲

句老实话,介绍她进来,我是担风险的。她那个人啊,做事要让人捏把汗的。小学时候跟男同学打架,硬把人家裤子给扒下来。初中里跟男老师到外面过夜,差一点被学校开除——也搞不懂她是怎么上的大学,真是天晓得了。”

苏圆圆把耳环摘下来,放进首饰盒,朝丈夫看了一眼,故作随意地问:“你说——她是不是挺漂亮?”佟承志道:“还行吧,不难看。”苏圆圆道:“男人都喜欢她这种类型的,对吧?”佟承志道:“谁说的?”苏圆圆道:“明摆着的嘛——你没看见崔海那天的死样子,口水都快流到地上了。”佟承志道:“崔海那个人你又不是不晓得,他代表不了大多数男人。”苏圆圆一笑:“那你说,你喜欢哪种类型的?”佟承志道:“当然是你这种类型。”苏圆圆问:“我是哪种类型?”佟承志回答:“温柔贤淑秀外慧中——”苏圆圆在他头上轻轻一拍,笑骂:“少拍马屁。”

苏圆圆洗完澡出来,佟承志已睡了。苏圆圆推他:“睡着了吗?”佟承志迷迷糊糊应了声。苏圆圆道:“我爸让我们这周六过去吃饭。”佟承志嗯了一声。苏圆圆道:“我爸说,最近你都不怎么过去——翅膀硬了。”

佟承志眼睛倏地睁开,问:“真的?”苏圆圆笑起来:“骗你的——我爸说,你是乖小囡,让我对你好一点。”佟承志舒了口气,笑道:“老丈人到底是多年的党员干部,通情达理,也看得透彻。”苏圆圆一笑,拿手指拨弄他的头发,忽道:“我说——我们科室的庞鹰,喏,就是婚礼上和我们坐一起的那个女孩,倒是个人才呢。”佟承志道:“戴眼镜那个?”苏圆圆道:“嗯。性格有点内向,不过人很聪明。大学里就把注册会计师和审证师考出来了。你呀,别像崔海那样,光盯着漂亮女人——身边要放几个做实事的人,将来用得着的。”佟承志翻了个身,道:“我心里有数。”苏圆圆又道:“明年换届,好几个副总都该退了。提谁不提谁,下面几千几万双眼睛盯着呢。”

佟承志嗯了一声。

苏圆圆伸出手臂,从他的后颈绕过去,到他胸前。又朝他耳际吹了口气。佟承志没动。苏圆圆在他胸前拨拉着,一下,两下,弹钢琴似的。佟承志打个呵欠,道:“好困。”苏圆圆兀自不死心,手伸到他胳肢窝,呵他的痒。佟承志呵欠一个接一个,困极了的模样。苏圆圆终于没劲了,躺平了,抱怨道:“是犯了毒瘾还是怎的?”佟承志不说话,一会儿,便打起小鼾了。

二

星期天下午,庞鹰正在教表弟功课,黄昊给她发了条短信:我在你家楼下。庞鹰放下手机,对表弟说有点事出去一趟,让他自己看书。婶婶在厨房择菜,听

了便问：“晚饭回来吃吗？”庞鹰说：“回来的。”

庞鹰下了楼，见黄昊倚在一棵树下抽烟。庞鹰走上前，他便把烟掐了。

两人对视了一眼。黄昊道：“来了。”庞鹰问他：“有事？”黄昊道：“没事，就是想你了。”庞鹰道：“我在教表弟功课呢，他下礼拜模拟考，要紧关头。”黄昊道：“哦——你倒是关心表弟，就不管男朋友死活了。”他说着笑笑。庞鹰心里叹了口气，没吭声。

过了一会儿，黄昊道：“说出来也实在是丢脸，还要女朋友替我搭桥——可你也不是不晓得我，那种小公司，每个月拿一两千块死工资，够什么用的？光房租就要八百多呢。”庞鹰沉默了一下，道：“我晓得。”黄昊道：“我要是能大把大把地赚钱，也不会做那种无聊事。谁不想有骨气？我也是没办法。再说我妈身体也不好，又没劳保，每个月光吃中药就要好几百块——”

黄昊一边说，一边把脚下的石头碾来碾去。

庞鹰道：“我晓得了。”黄昊朝她看。庞鹰道：“明天上班，我替你约约看。”黄昊喜出望外，道：“真的？”庞鹰道：“不过我跟她也不是很熟的，你别抱太大希望。”黄昊忙道：“没关系——谢谢你了。”

庞鹰回到家。婶婶道：“这么快？”庞鹰嗯了一声，瞥见表弟忙不迭地把 PSP 收好。婶婶见了，骂道：“你就玩吧玩吧，打游戏你保管能拿第一！”表弟兀自嘴硬：“劳逸结合嘛。”婶婶道：“等明年考上大学，你就是玩得眼睛瞎掉，我也不来管你。”表弟说：“考上大学又怎么样？现在大学毕业也赚不了几个钱——姐姐和黄昊都是大学生，一个月能拿多少钱？我宁可自己去做生意，当老板！”婶婶嚷道：“你能做什么生意，卖茶叶蛋啊？”

庞鹰进卫生间洗澡。隔着一扇门，听见婶婶轻声对表弟道：“我跟你讲，你跟姐姐他们不一样的，他们没房子，这就很伤脑筋，可你不一样，这套房子将来总归是你的。”表弟哎哟一声，打断道：“鸽子笼一个。”婶婶道：“鸽子笼好歹也是房子。你姐姐他们将来结婚，肯定要买房子的，就算一室一厅，最起码也要好几十万吧。你有房子打底，工资少点就少点，问题还不大。可他们就比较麻烦……”

庞鹰洗完澡出来，换了件衣服，对婶婶道：“我出去了。”婶婶道：“怎么又要出去了？”庞鹰道：“上课。”婶婶道：“现在才几点啊，你不吃饭了？”庞鹰嗯了一声，“砰”地关上门，走了。

已经是初秋了，下午却依然很闷热。衣服粘在身上，潮潮的很不舒服。庞鹰从家里出来，想着时间还早，索性便走路过去。到了学校门口，觉得饿了，去附近小饭店吃东西。走进来，人已满了，只有拼桌。服务员领她到一张桌子。已坐了一个人。庞鹰坐下来，瞥过这人的脸，不禁一愣——是佟承志。

佟承志看见她，也是一愣，“这么巧？”庞鹰道：“是啊——我在对面学校上课，顺便过来吃个饭。”佟承志道：“对面吗？真是巧了，我也在对面上课。”

“上什么课？”庞鹰问他。

“中级口译。”佟承志道。

庞鹰哦了一声。佟承志问：“你呢？”庞鹰道：“我也是英语。”

吃完饭，两人走进学校。佟承志的教室在二楼。庞鹰的在三楼。两人各自进了教室。上课时，庞鹰想着婶婶的话，整堂课都有些无精打采——连手机也忘了关。课到一半，手机嘀嘀地响了，很突兀的。她一看，是黄昊的短信：谢谢你，你是好人。

庞鹰叹口气，把手机关了。

下课后，庞鹰走出来，见校门停着一辆白色的奥迪A4。她认得这是佟承志的车。怕遇见他还要打招呼，正要走开，忽见一个交警慢慢踱过来，朝这车看了几眼，低头便要开罚单。庞鹰不及思考，便道：“师傅，人在的呀，在的呀。”急急地上前。交警看她，道：“开走。”庞鹰哦了一声，道：“晓得了，司机在上厕所，马上出来。”交警道：“你不要淘浆糊。”庞鹰道：“我没有淘浆糊，司机真的马上出来了。我是跟来的，这个，不、不会开车。”她说着，都有些结巴了。

交警不理，开了张罚单，放在雨刮器上，又朝她瞪了一眼，走了。

庞鹰愣了愣，想这算什么名堂。呆站了一会儿，悻悻地离开了。

苏圆圆答应和黄昊吃顿饭。庞鹰打电话给黄昊，黄昊十分兴奋，很快订好了饭店。吃饭那天，庞鹰说想去，黄昊说，你要是不去，我一个人去算怎么回事，我又不认识他们。庞鹰无奈，只得跟着去了。

苏圆圆和佟承志应邀赴席。黄昊问佟承志喝什么酒，佟承志道：“不用了，我们开车来的。”黄昊便点菜。苏圆圆对他道：“小黄，随便点些菜就可以了，大家聊天为主。”黄昊一边答应，一边点了鱼翅和东星斑。又叫了最贵的木瓜汁。

说了些客套话，黄昊很快便步入正题，问国庆节行里给员工发什么福利。佟承志说，最近行里主要是发卡，什么联华卡、乐购卡、斯玛特卡啊，比较方便。黄昊听了，立刻道：“这个容易，我们公司也可以做卡，凭卡领冰柜，一样很方便。”佟承志笑笑。黄昊又加上一句：“——价钱也有的商量。”

庞鹰脸上烫得厉害，都不敢看人了，低头喝饮料。

佟承志说：“我现在调到信贷处，已经不管这块了，倒是有些旧同事，托托他们是行，但也不敢打包票的。”黄昊连连点头：“那是那是。”

一会儿，黄昊端起酒杯，偷偷踢了踢庞鹰。庞鹰便也端起酒杯，站起来。黄

昊脸上堆笑，道：“佟哥，苏姐，我敬你们。以后就靠你们多关照了——还有庞鹰，初来乍到的，什么也不懂，你们多提携。”

结束时，黄昊变戏法似的拿出两瓶红酒，道：“我一个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，说是一九九〇年的波尔多红酒，我又不会喝，白白糟蹋了好东西，佟哥就算帮个忙。”佟承志连忙推辞。黄昊硬把酒塞在他怀里。佟承志朝苏圆圆看。苏圆圆又朝庞鹰看。庞鹰张口结舌地道：“苏姐，一点心意，你就收下吧。”苏圆圆笑道：“心领了——我先生平常也不大喝酒的。”庞鹰站在那里有些窘，脸也红了。苏圆圆朝她看，改口道：“那就收一瓶吧——谢谢你们了。”

苏圆圆夫妇离开后，黄昊问庞鹰：“气氛好像还行，是吧？”庞鹰嗯了一声，问他：“酒多少钱？”黄昊道：“两瓶一千八百块不到。”庞鹰没吭声。黄昊道：“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，要是做成了，就是十瓶酒也值。”

黄昊送庞鹰回家。路上，黄昊道：“下个礼拜去苏州水上乐园玩，怎么样？”庞鹰摇头道：“不去了，又不会游泳。”黄昊道：“不会游泳没关系，水里泡泡嘛。”庞鹰还是摇头：“不去了——小时候被水呛过，有阴影。”黄昊一怔：“真的？”庞鹰道：“四五岁的时候，不小心掉到河里去了，幸好一个解放军路过，把我救起来——要不然，现在就没我了。”她说着，笑了笑。

午休时间，蒋莹找苏圆圆一块儿喝咖啡。约好在分行隔壁的真锅。苏圆圆进去时，蒋莹已先到了。蒋莹替她点好了咖啡。苏圆圆坐下来，见她的眼圈红红的，连忙问她：“怎么了？”

蒋莹道：“还能怎么——你不晓得吗？”苏圆圆一怔，问：“跟双胞胎处得不好？”蒋莹嘿的一声：“那么一点点大的孩子，有什么处得好处不好的。”苏圆圆又问：“跟崔海吵架了？”蒋莹朝她看一眼，道：“我就不信你一点也不晓得，装糊涂是不是？”苏圆圆睁大眼睛：“我装什么糊涂？”

蒋莹端起咖啡，喝了一口，道：“那个狐狸精，不是苏姐你的人吗？”

苏圆圆愣了愣，“谁——高丽华？”

蒋莹哼了一声：“不是她还有谁？分行里都传得沸沸扬扬的，别跟我说你不晓得。”苏圆圆干咳一声，道：“嗯，听是听说过一点。行里爱搬弄是非的人多了，你别放在心上。你们好歹是新婚，他再怎么样也不至于——”蒋莹道：“新婚又怎么样，他那个人——我不说你也晓得，不是什么好东西。”

苏圆圆朝她看，笑笑，低头喝了口咖啡。

蒋莹瞥见她的目光，道：“我晓得你心里在想什么，你肯定在想——你当年也抢人家的老公，现在报应来了，是不是？”苏圆圆忙道：“我没这么想。”蒋莹道：

“我和她不一样的，崔海前面那个老婆是农村人，人长得丑，又没文化。崔海跟她没感情的。”苏圆圆没说话。蒋莹又道：“再说了，退一万步讲，就算我抢了人家的老公，总也不希望别人来抢我的老公啊，苏姐你说是不是？”苏圆圆笑笑：“我明白的，你别急，怀孕的人不能动气。”

蒋莹从包里拿出烟，要点上。苏圆圆连忙阻止：“你疯啦，不想要这个孩子啦？”蒋莹恨恨地道：“不要了。”苏圆圆道：“你这人怎么这么任性，过日子谁没个磕磕绊绊，看开点就没事了。崔海又不是傻子，总不见得为了那个小女人，就和你分开？你们才结婚多久啊？”蒋莹道：“人家不是长得漂亮嘛——”苏圆圆嘿的一声：“漂亮？漂亮的人多了。难道你就不漂亮？再说了，看到漂亮的就把老婆甩了，你把你们崔海当什么了，花痴啊？”蒋莹咬着嘴唇笑道：“我看他就是花痴。”

苏圆圆劝她：“你呀，别整天胡思乱想，身体最要紧。以后要是心里不爽快，就来找我聊天。我肯定站在你这边。”蒋莹撅嘴道：“算了吧，她可是苏姐你的嫡系。”苏圆圆哎哟一声：“什么嫡系，她不过是我一个老邻居，不搭界的。我们是什么关系，十来年的老同事！好姐妹！死党！她怎么比得上，毛都不搭一根！”

苏圆圆回到办公室，见高丽华在给庞鹰化妆。高丽华一套化妆品齐全得很，瓶瓶罐罐，摊开来像个小杂货铺。庞鹰起初不肯，被她死死拉住。高丽华说：“你的皮肤其实不错，脸型也好，就是清汤寡水的，你给我半小时，我保管把你打扮成天仙。”高丽华嘻嘻哈哈地，往庞鹰脸上涂各种各样的东西。

苏圆圆坐下来。高丽华给庞鹰涂上睫毛膏，又涂了眼影，拿睫毛夹夹了。一会儿，大功告成，拿面镜子给她，问：“怎么样？”庞鹰看了，皱眉道：“太浓了。”高丽华道：“你觉得浓是因为你从来不化妆，其实一点儿也不浓，刚刚好——不信你问阿姐。”苏圆圆看了一眼，道：“不错，蛮好。”

庞鹰嘿的一声，戴上眼镜。高丽华叹道：“本来蛮漂亮的，眼镜一戴，一点味道也没有了。”庞鹰道：“不戴眼镜就成瞎子了。”高丽华道：“配副隐形眼镜不是蛮好？现在谁还戴这么老气的眼镜。”

高丽华说着，问苏圆圆：“阿姐，喝咖啡了？”苏圆圆嗯了一声：“就在隔壁，和蒋莹一起喝的。”高丽华道：“哦，那个新娘子。”

苏圆圆道：“跟老公吵架了，找我出来喝咖啡散心——怀孕了还喝咖啡，也不怕生个非洲人出来。”高丽华道：“听说女人怀孕脾气都会变的。”苏圆圆嘿了一声：“她本来就有点作。女人啊，只要稍有点姿色都有这毛病，喜欢生事。”说着，朝高丽华笑笑。

下班后，庞鹰和高丽华走到分行门口。一辆本田雅阁从后面开过来，撇了撇

喇叭。车窗摇下，崔海探出头来。高丽华嗲嗲地道：“崔处，我去淮海路买衣服，能不能载我一段啊？”崔海爽快地道：“上来吧！”高丽华对庞鹰说声“再会”，一扭一扭，上了车。

庞鹰到学校时，天已全黑了。匆匆买了个面包，奔进去，上楼时绊了一下，踉踉跄跄的，头一抬，竟刚好与教室里的佟承志目光相接。庞鹰一个趔趄还没站稳，很是狼狈。脸一红，急急地上楼了。

下课出来，走到校门口，见佟承志倚在车旁，朝她招手。庞鹰走过去，道：“佟处，还没走啊？”佟承志道：“上车，我送你。”

庞鹰一怔，忙道：“不用，我坐地铁很方便的。”佟承志微笑道：“我送你也很方便。上车吧。”庞鹰还想推辞，佟承志已开了车门。她只好上车。

佟承志问她怎么走。她说了。佟承志道：“原来是真的很方便，高架下来就到了。”庞鹰道：“谢谢您。”话一出口，便觉得别扭，怎么说“您”了。佟承志也察觉了，朝她笑笑。

佟承志道：“谢什么，该我谢谢你才对。”庞鹰以为他说的是黄昊请客的事，谁知他说下去：“那天怕我被罚款，对交警吹牛了，是吧？”

他朝她看，笑吟吟的。庞鹰这才想起来。“哦，那天啊——”

佟承志笑道：“看不出，你也会吹牛。”庞鹰忙道：“当时情况紧急，来不及多想——”佟承志道：“怕我被罚钱。”庞鹰道：“就是啊，又不是十块二十块，一罚就是两百，唉，可惜最后还是罚了——噢，你怎么会晓得的？”

“门卫告诉我的。他说，有个小姑娘很着急的样子。我一猜就是你。”

佟承志朝她看，笑道：“谢谢你啊。”庞鹰不好意思了，道：“别客气，我也没帮上什么忙。”车窗开着，灰尘进了眼睛，她摘下眼镜擦拭。一瞥，见他盯着自己的脸，怔了怔，问：“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”佟承志也是一怔，忙把目光移开，笑道：“没有，你今天好像——有点儿不同。”庞鹰正要再问，车已停下了。到家了。

庞鹰回到家，去卫生间洗脸。摘下眼镜，看到镜子里的自己——白天的妆容还在，五官很精致，换了个人似的。她一愣。忽地，想起刚才佟承志的目光——原来是因为这个。

庞鹰不由得脸红了红。又朝镜子里看，随即骂了声“傻瓜”，拿起洗面奶便往脸上抹去。

苏圆圆请了一天假，去看中医。挂专家门诊，排了长长的队，足足等了两个小时。

看病却只是一会儿，照例是配一大堆药。医生叮嘱她，不能吃牛奶、虾、芒